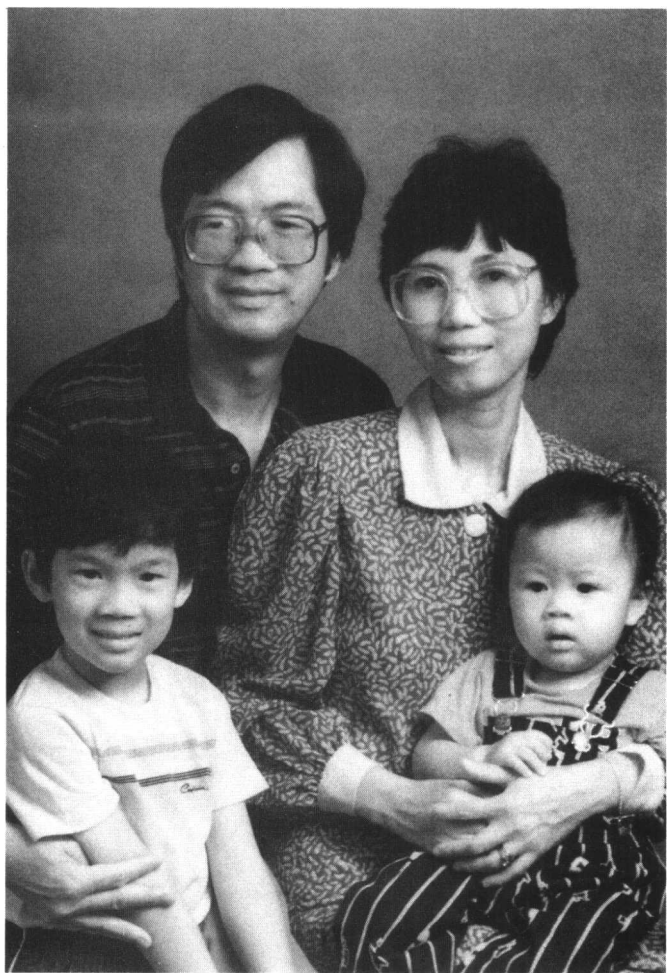


文船山·著

揹負時代
苦難的人

文船山・著

揹負時代
苦難的人



作者全家合影

序

明佳志成

文船山以雜文名家，他近年來結集成書的雜文，已有《那半壁中國文壇》、《邊際人雜思》、《美國生活·中國情結》，以及《吃魷魚的社會學》四種行世。但很少人知道，文船山以純文學創作，作為自己的「終極關懷」，以及安身立命之地；很少人知道，文船山的小說、散文和新詩，居然會寫得那麼好——雖然它們和雜文相比，在數量上似乎少了些。

文船山發表小說時，以「黃隼」為筆名；發表散文和新詩時，筆名又多用「海楓」。自古道「滾石不生苔」，筆名一多，知者便少，這大概也是文船山的純文學創作，鮮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文船山的新詩，其纏綿蘊藉，銘心刻骨的痴戀，明明源自楚騷，但纏盡痴極之中，偏又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卻是得自溫柔敦厚的詩教。他的散文，托濃纖於素簡，含至味於平淡，雖無虎伏龍騰，大開大合的奇姿壯彩，但却在平實中正之中，有象外之意，弦外之響，深得魏晉的風標和陶謝的神髓。我在讀文船山的散文〈重陽〉時，曾忍不住寫了一封信向文船山道賀：「……讀後只能以『愛不釋手』四字，方能形容心中的喜悅。文章有陽剛之美，也有陰柔之美，而過剛則失諸羶，過柔則失諸弱。時下作家，各能於一偏，容或有之，但能身兼二美者，至今所無。〈重陽〉一文，可謂陰陽調和，剛柔並濟……」文船山的另一篇散文〈揅負時代苦難的人〉，被白先勇氏譽為「是一篇至情至性，字字血淚的『陳情表』……」。該文自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以海楓筆名在聯副發表後，立刻感動了千萬萬讀者。一直到十年後的今天，一提到海楓，還是有很多人會記得他那篇「陳情表」的。

結構的巧妙是文船山小說的最大特色。本書收入的三個短篇，篇篇左掩右伏，

前呼後應，無半點枝蔓，亦無一點浪費，在一波三節，迂迴委曲之中，具見作者慘淡經營的獨運匠心。如果說，〈信〉精於煉意而稍疎於煉字，百尺竿頭，尚可更進一步。那麼，到了〈大復讎〉，其遣辭用字之鮮活妥貼，便已脫胎換骨，讓人耳目一新。經過漫長的探索與實踐，文船山終於在〈大復讎〉發表之日，正式向文壇展示了他能成為第一流小說家的質與能。

〈大復讎〉見報之日，我曾打電話向文船山祝賀，希望他日後能多寫小說，而少寫、甚至在一段時期內不寫雜文。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雜文，已寫得太多，再寫下去只會造成量的堆積，而難有質的飛躍。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這個苦難的時代，亟需被顯突在第一流的小說世界中，給歷史留下一般鑑，給美學留下一豐碑，庶幾讓我們民族的苦沒有白受，血沒有白流，而時下像文船山那樣，既對時代的苦難，有淋漓滴血的切膚之痛，又掌握了撰寫小說的獨特技巧的作家，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五月廿三日我由台北急飛華府，下機後驅車直奔文船山的寓所鷓鴣山莊，僅

趕及參加五月廿四日文船山的追悼會。由美國回到台北，失魂落魄，形神俱喪。我的案頭多了文船山新坟上的一掬新土，以及厚厚一疊文船山的遺稿。遺稿絕大部分是雜文，小部分是小說、散文和新詩。文船山一生出書共八本，但沒有一本是屬於純文學。記得文船山的遺孀文雪貞女士在文船山的新墳前，也斷言文船山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出版一本純文學的集子。時下台灣的出版界，已到了反文學的田地，出版一本純文學的書籍是和賠本劃上等號的。但圓神出版社社長簡志忠先生，爲了慰藉黃泉路上的亡友，却毅然決定由圓神把文船山的小說、散文和新詩結集出版。簡先生平日不以「知識分子」的頭銜自詡，而常謙稱自己爲「生意人」。所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本生意無人做」，這本是商場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遊戲規則」。身爲「生意人」的簡先生，爲了義氣，不惜破壞了商場行規，可見「生意人」自有「知識分子」所無的任俠之氣。「仗義每多屠狗輩，負恩半是讀書人」，船山船山，您若泉下有知，未知以爲然否。

目次

序……………翟志成／001

輯一：小說

信／001

荒謬人間英雄／031

大復讐／047

〈附錄〉「大復讐」餘墨二則／067

輯二：散文

我的人生觀／077

相悅相知／079

文公好竹／081

中年心懷／085

情到中年宜面壁？／089

與心靈的對話／093

圍爐醉中遐思／097

生命最後的擊鼓——祭林生／105

重陽／111

捐負時代苦難的人——悼念父母親／121

輯三：海楓情詩

老去的情詩／135

夢中賞荷／137

潮漲的浪漫／139

在海邊／141

寂寞——給W之一／142

台北情懷／144

秋雨台北／146

秋興／148

春來了／151

台北的雨／153

寂寞的行跡——懷徐訏／155

相約——贈志成／158

東岸話別——贈友人／162

拍岸浪／165

寫不完的歌／167

長城聽孟姜女／169

風箏／172

歌罷／176

寂寞的勇者／178

英魂頌——給「六四烈士」／181

輯
一

小
說

信

勉仁吾兄：

曾獻偉戰戰兢兢，寫了端端正正的四個字，一時卻接不下去，有一種莫名的滋味湧上心頭。他用粗硬的手指捻了捻鋼筆尖，潛意識中想把鋼筆弄通暢些。有好多年沒寫過信了，動筆也難了起來。他對自己說。捏指算了算，竟有二十五年了。那年他因與勉仁通信被當「國民黨特務」關了起來，接接觸續續的坐了二十年牢，放出來的時候也戴了個「反革命分子」帽子被監督管制，走起路來都要低下頭，親戚朋友都當他是「痲瘋佬」，怕惹禍上身，避之惟恐不及，他更沒有想過要給誰寫信。「坦白書」卻是年年寫，月月寫，至少是每月二次的……

「二十五年沒有寫過信了，難怪寫起來百倍艱難。」他自言自語的嘆了口氣，心裏卻焦急起來。今天上午省裏統戰部的賈同志和公安局的張股長親自到他的住處交代了任務，說明天就要來取信的。張股長還把他檔案中的幾封勉仁寫給他的舊信和一張發黃褪色的相片也帶了來，說是交還給他保存了。相片是他和勉仁的合照，記得是在西門町的「藝像」照相館照的，他在坦白書中也是這樣寫的。相片雖然褪色發黃了，但他和勉仁的樣子卻還是清楚可辨，「那時候我們多年輕啊……」

那是一九四九年底吧，算起來三十年了，那時候他和勉仁都很年輕。勉仁小他一歲，二十二歲的小個子，卻戴了副金邊的大眼鏡。寬大的眼鏡與他瘦小的細臉實在不成比例。記得初上大學時，勉仁還是個小孩樣子，沈默寡言，靦靦覼覼的，同學中有頑皮的常取笑他，有時也弄點惡作劇。曾獻偉看不過眼，常挺身而出，四年大學，兩人成了莫逆之交。勉仁是學物理的，從小就決心獻身科學。曾獻偉學的卻是文學，畢業後也做過一陣子記者，很憤世疾俗，也愛談論政治，批

評時弊。勉仁雖對政治無甚興趣，卻也聽得入神。勉仁父親是做官的，曾獻偉對做官的絕無好感，對勉仁父親是例外。逢年過節，他都到勉仁家去。勉仁的父母親都很親切，也許是看他一個人在臺灣罷，像兒子一樣的照顧他。他也不見外，一到他們家，就幫忙包餃子什麼的，飯後也聊聊天。有時也扯到曾獻偉寫的報導時評，勉仁父親是總笑呵呵拍著他的肩膀說：

「年輕輕的就寫的犀利尖刻，以後文章一定越寫越精。」

勉仁母親就附和著：「天上文曲星下凡呢。」

天上文曲星下凡！曾獻偉心中苦笑了一聲。年輕時真不知天高地厚，滿腦子理想，容不得一點污跡弊端，文章雖寫得不怎麼精闢，卻是宏論滔滔，下筆千言。現在卻連一封信也寫不出來。「人老了，連腦筋也退化了。」他無限感慨地嘆了口氣，搖搖頭，又擠出一絲無奈的苦笑來。

「臺北一別，轉眼已二十七年。」好不容易寫了一句開頭。當年相別的往事，宛如潮水波浪似的翻滾心頭。一九五四年底，臺北正歷亂初定。勉仁剛念完研究

所的碩士課程。他的一位世叔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爲他辦好入學申請許可，還有獎學金。留美攻讀物理學博士是勉仁多年的宏願，接到消息後興奮得不得了。不到十一月，就巴不得是翌年八月秋季入學了。他仍勸曾獻偉同行，勉仁父母也竭力慫恿，爲他搞申請門路，張羅路費。剛巧哈佛大學東方語言系的一位中國史專家需要研究助手，很順利的替曾獻偉辦了哈佛歷史系研究班入學手續。曾獻偉對留學外國，雖說不甚熱心，但那時他與所在報館關係很不好，頗有鬱鬱不得志之感，因此也就動了心。但天下事竟難逆料，就在此時他接到李文毅從大陸輾轉寄來的信，勸他回去辦報。李文毅是曾獻偉中學時代好友，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此刻已擔任專區宣傳部文藝處長，想籌辦一份專區地方報紙。信中寫得大陸百廢俱興，一片欣欣向榮，前程無限。辦報是曾獻偉的最大理想，李文毅約他去主持編務，正求之不得，心中雀躍不已，友情的勸勉和對前途的期望，使他終夜興奮難眠，第二天便籌備歸程了。勉仁聽到他的決定，雖然不免依依不捨，但也並十分勸阻。他們二人是知己，相知之深，已到了心意相通之境。勉仁且被他的滿